



玛莎·鲁特

神圣殿堂前的雄狮

M. R. 加里斯 著 成 译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玛莎·鲁特

神圣殿堂的守护者

玛莎·鲁特 著 王 明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玛莎·鲁特

——神圣殿堂前的雄狮

（原书作者：玛莎·鲁特）

M. R. 加里斯 著
成群 译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译自 *Martha Root: Lioness at the Threshold*, 美国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 1983 年版。

玛莎·鲁特——神圣殿堂前的雄狮

M. R. 加里斯 著

成 群 译

史文韬等 审

责任编辑：张玉明

装帧设计：吕道坤 赵晋锋

出 版：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地 址：中国澳门南湾大马路 15 号

金辉大厦 5 楼 F 座

网 址：www.newlightbook.com

www.datongbooks.net

电 话：(+853) 28838349

传 真：(+853) 28838350

邮 箱：nmpmacau@gmail.com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18.5

字 数：45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99965-46-13-6

定 价：HKD72.00 RMB49.50

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 CC 协议

目 录

致 丹尼尔和南希·乔丹

第一部分 开端

第一章	开端	1
第二章	开端	1
第三章	开端	1
第四章	开端	1

第二部分 追寻过程

第五章	追寻过程	1
第六章	追寻过程	1
第七章	追寻过程	1
第八章	追寻过程	1
第九章	追寻过程	1
第十章	追寻过程	1
第十一章	追寻过程	1
第十二章	追寻过程	1
第十三章	追寻过程	1
第十四章	追寻过程	1
第十五章	追寻过程	1

第三部分 结束

第十六章	结束	1
第十七章	结束	1
第十八章	结束	1

序 言

同许多书一样，这本玛莎·鲁特传记的问世最初源于一项微小的任务。1976年，巴哈伊信托出版社准备汇编一系列巴哈伊信仰早期著名信徒的简介，我受邀撰写玛莎·鲁特的介绍。1977年春天，我开始了这项工作。当时，我只知道玛莎·鲁特去过一些地方旅行，发表了许多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演讲，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女士。

然而，当我开始调查研究时，我很快发现，玛莎·鲁特在我心中的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那虚弱的身躯里蕴藏着一个虔诚和崇高的灵魂。6月份，我完成了这篇介绍文章。此时，我之前头脑中的那幅画面——一位亲切的小妇人四处传播巴哈伊教义——完全消失了。相反，我无比震撼于她的那些全球旅行经历，与政府、教育界和文化界领袖的交往，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写作和演讲，所有这些都需要超凡的精力和毅力。七页纸是文章篇幅的上限，然而，寥寥七页纸很难概括玛莎的活动和灵性——最后，文章扩展到了九页，玛莎的传导生涯压缩在了这九页纸中。

后来，这些人物简介汇编提交讨论，编辑们建议我考虑就玛莎·鲁特这个主题写一本书。1980年初，我开始了第一步工作。当时我竟然天真地以为，我可以在十八个月内完成这项工作。尽管我对玛莎的工作有了基本的了解，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玛莎的活动范围之广却让我始料未及。

与之前的那篇文章相比，这本书调查和研究所采取的方式大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二者都以已出版资料为依据。我向全世界的巴哈伊机构和个人写信咨询信息，在从冰岛到印度的报

纸上刊登告示询问数据，最终，我获得了一些宝贵的历史资料。

xii 遗憾的是，在我着手调查的时候，与玛莎同龄的人都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不过，有些人在小的时候见过当时那位已经年长的玛莎·鲁特，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人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片段。

随着工作的进行，各种档案材料、私人信函、回忆录，以及玛莎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著作已经堆积如小山，而玛莎的生活图景也开始铺展开来。最后，这本书的厚度扩展至原先预想的两倍。为了涵盖玛莎在家乡和各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和旅行经历，我不得不概述许多事件，省略许多经历，并且避免描述玛莎多年来发展的友谊。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从宏观上绘制这幅图画。这样，读者可以对玛莎无比的虔诚、牺牲和成就有所了解。

从1915年起，几乎每一年都可以将玛莎·鲁特的生活编辑成一本小册子，其中的许多年甚至可以写成足本的书。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的巴哈伊国家文物馆收藏着一些来自玛莎和关于玛莎的信函集，不过这些资料还不可以提供给研究者。这些文献，再加上已经获得的那些材料，可以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宝贵的历史资料，它们可以帮助公众对玛莎的奉献和成就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很多情况下，演讲、旅行和事件的日期可以确切获得，但是有些时候日期却很模糊。尽管如此，模糊日期的跨度不是很大，不至于引起读者的误解。

鉴于玛莎的旅行覆盖全世界，如果按照当地语言拼写城市名字，读者很难找到玛莎的位置，为此，本书的地名以西方英语国家出版的地图集和地名词典通用的拼写为准。这样，本书也就没有采用大多数巴哈伊出版物中波斯和阿拉伯地名的翻译方法。

这部长篇巨著的问世得益于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贡献。在此，我要感谢一些人，他们给我提供了许多信息，虽然书中没有直接采用，但却有助于我勾勒出某个时期或者某次事

件的完整图画。当这项工作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有几个人给我写信，为我提供了一些可能的信息来源。感谢罗杰·怀特（Roger White）给我提供了无数的线索，并且为我介绍了特拉维夫市亚历克斯·阿伦森（Alex Aronson）教授；感谢弗朗西丝·范·杜森（Frances Van Deusen）带我去伦敦会见了梅贺朗吉兹·芒斯夫（Meherangiz Munsiff）；感谢帕特比·拉曼（Pattabi Raman）医生为我指明了去火奴鲁鲁寻找杜安·特罗克塞尔（Duane Troxel）医生的途径；感谢玛尔齐耶·盖尔（Marzieh Gail）为我推荐了海法的玛丽昂·霍夫曼（Marion Hofman）；感谢从印度来访的雷蒙德·约翰医生把莫妮拉·苏海里（Monira Sohaili）带到威尔梅特。此外，我还要感谢米尔德丽德·莫塔海德（Mildred Mottahedeh）为我提供了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她用生动的语言为我描绘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关于玛莎·鲁特的画面。

本书采用了一些人的材料，我对这些人致以诚挚的感激：戈尔·艾顿（Gol Aidun）、亚历克斯·阿伦森、理查德·圣巴布·贝克（Richard St. Barbe Baker，谥号）、安妮塔·约阿斯·查普曼（Anita Ioas Chapman）、乔伊斯·达尔（Joyce Dahl）、弗吉尼亚·格雷格（Virginia Gregg）、简·格罗弗（Jane Grover）、巴希亚·久利克（Bahia Gulick）、玛丽昂·霍夫曼、巴希叶·伊马尼（Bahiiyih Imani）、齐克鲁拉·哈德姆（Dhikru'llah Khadem）、梅尔万·科索洛夫（Merwan Khosrove）、梅贺朗吉兹·芒斯夫、Y. A. 拉法特（Y. A. Rafaat）、莫妮拉·苏海里、洛娜·塔斯克（Lorna Tasker）、米丽娅姆·威纳（Miriam Wiener）、阿齐兹·亚兹迪（Aziz Yazdi）。我要特别感谢玛莎·加曼，当时她正在为另一部关于玛莎·鲁特的作品搜集材料，她慷慨地拿出了所有的材料与我分享，这些材料中包括瓦莱拉·艾伦（Valera Allen）、伊迪丝·卡朋特（Edith Carpenter）、露西·豪尔（Lucy Hall）和弗吉尼亚·奥本松（Virginia Orbison）等人的回忆录。此外，我还要感谢亚历山德拉女修道院院长，即前奥地利大公夫人，出嫁之前为罗马

尼亚的伊莱亚娜(Ileana)公主。

有些人 为我提供了一些特殊的材料，它们极大地促进了我的工作进展。因此，我要感谢唐纳德·金尼(Donald Kinney)，他替罗伊·威廉(Roy Wilhelm)保管大量书信长达三十年之久，他拿出了这些书信供我使用；感谢多丽丝·麦凯(Doris McKay)给我写了一封封长信，讲述了玛莎·鲁特的历史；感谢巴希叶·温克勒(Bahiyyih Winckler)提供的磁带，里面记载了玛莎多年来的经历和辛酸喜乐故事，此外，还有几包玛莎寄给兰德尔一家的信件。

xiv 我要特别感谢杜安·特罗克塞尔医生，他在夏威夷巴哈伊国家文物馆花费了无数的时间进行调查工作，最后整理出了一份关于玛莎最后那段日子的丰富且动人的史料。不过，由于篇幅的原因，本书只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杜安·特罗克塞尔医生将这些材料整理、编号、总结和归类，然后一包一包地送给我，其中还包括一些玛莎珍贵纪念品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照片。我在工作初期的时候就收到了这些关于玛莎临终前的史料；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发现这些故事也为玛莎早年的经历增添了一份辛酸和伟大，而这份辛酸和伟大一直持续到玛莎去世。

我还要感谢宾夕法尼亚州剑桥斯普林斯的一些人，其中包括贝德克斯(Bedeux)一家，他们亲切地允许我探访和拍照鲁特一家位于迈因街和戴尔街的房子；特尔玛(Thelma)和艾里斯·史密斯夫妇(Iris Smith)回忆了玛莎及其家人的故事；乔治娅·金(Georgia King)在采访中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遗产协会的耶提夫·普林(Yetive Pulling)和爱德华·莱德里克(Edward Lederick)给予了我不同寻常的帮助和热切的回应，他们提供了一些信息和照片。另外，我还要感谢埃丁伯勒州立学院的莱德里克教授，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我才能够使用微缩胶片。

还有其他一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我提供了巨大的帮

助：理查德·格罗弗 (Richard Grover)；菲莉斯·波特·古杰尔 (Phyllis Porter Gudger)；特里尔·海斯 (Terrill Hayes)；R. 肯特·琼斯 (R. Kent Jones) 和斯图亚特·凯特里奇 (Stuart Ketteredge)，两人都是世界语学者；丹尼尔·麦拉克伦 (Daniel MacLachlan)；丹尼斯·洛皮阿克 (Dennis Ropiac)；海伦·申顿 (Helen Shenton)；海伦 (Helen) 和托马斯·索萨 (Thomas Sousa) 夫妇；弗朗西丝·沃辛顿 (Frances Worthington)，他提供了文献索引。

在此，我还要提到一些图书馆和馆员：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古德尔图书馆咨询处，后者为我的无数问题提供了精确的答案；宾夕法尼亚州埃丁伯勒镇埃丁伯勒州立学院的巴伦-福尼斯图书馆允许我使用《剑桥斯普林斯企业》杂志的微缩胶片；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图书馆允许我使用微缩胶片仪器，并且提供了其他一些帮助；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卡内基图书馆允许我在西宾夕法尼亚阅览室使用微缩胶片和仪器，并提供了一些匹兹堡的照片；俄亥俄州奥伯林市奥伯林图书档案馆的加特鲁德·雅各布 (Gertrude Jacob) 为我的工作进行了漫长的调查研究，并且为我准备了一些照片；肯特州立大学图书馆提供了玛丽王后和伊莱亚娜公主，以及一些王宫的照片。我还要感谢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巴哈伊国家文物馆的档案员罗杰·达尔，他为我搜集了无数箱子的文件、照片和剪报。

我感谢奥地利、德国、夏威夷和冰岛的总灵理会为我寄送材料；感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巴哈伊总灵理会为我寄送照片和其他文件；感谢美国巴哈伊总灵理会延长我使用档案的期限；感谢《巴哈伊新闻》提供了一幅日本第一位巴哈伊的照片；感谢以色列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的音像部和文物馆。

我还要感谢世界正义院为 1919 年 1 月 10 日阿博都-巴哈致玛莎·鲁特的信函提供权威的翻译。

我要特别感谢贝蒂·J. 费希尔 (Betty J. Fisher) 博士和理

查德·希尔 (Richard Hill) 这两位编辑，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部巨著。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艰辛，也分享了收获。

我感谢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人，然而在这份感谢名单当中，我把家人放在了最后，我要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和爱：致女儿莱斯莉·加里斯·科皮特 (Leslie Garis Kopit)，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阅读我的书稿，并且从评论家和编辑的角度评价了我的作品；致儿子布鲁克斯 (Brooks)，他不断帮我标注、复印和邮寄材料；致儿子多尔顿 (Dalton)，他对搜集的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归类。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已故的丈夫罗杰·加里斯 (Roger Garis) 也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在我们结婚的这些年里，他作为一名作家为我树立了一个自律的榜样——他每天都坐在打字机前，不管是否有灵感，这个榜样具有无穷的价值。在公公霍华德·R. 加里斯 (Howard R. Garis) 跟我们一起居住的十三年里，这个家庭习惯不断得到加强；他每天早上八点就会准时坐在书房的打字机前。这些年来，我亲眼见证了这些牢固的习惯，而正是这些习惯支撑着我完成了这项漫长且繁重的工作，我非常感谢我在无意中获得的这些习惯。

最后，我向玛莎·鲁特致以最深的感谢，这于我来说也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和一次学习的机会。

目 录

序言

V

第一部分 开端

- | | | |
|-----|-------|----|
| 第一章 | 开端 | 1 |
| 第二章 | 成长和学习 | 10 |
| 第三章 | 事业 | 15 |
| 第四章 | 意外事故 | 31 |

第二部分 搜寻丝线

- | | | |
|------|----------|-----|
| 第五章 | 改变 | 34 |
| 第六章 | 转变之风 | 51 |
| 第七章 | 家乡的新挑战 | 66 |
| 第八章 | 南美洲 | 80 |
| 第九章 | 山的另一侧 | 95 |
| 第十章 | 重返故乡 | 105 |
| 第十一章 | 短途旅行 | 108 |
| 第十二章 | 迷茫与确认 | 112 |
| 第十三章 | 创造机会 | 126 |
| 第十四章 |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 | 129 |
| 第十五章 | 考验与重大转变 | 136 |

第三部分 编织宏图

- | | | |
|------|------|-----|
| 第十六章 | 开始旅行 | 147 |
| 第十七章 | 重回日本 | 153 |
| 第十八章 | 中国 | 157 |

第十九章	香港	171
第二十章	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175
第二十一章	南非	184
第二十二章	通往巴勒斯坦之路	189
第二十三章	灵性中心海法	195
第二十四章	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	207
第二十五章	瑞士及周边邻国	216
第二十六章	王室成员	228
第二十七章	坚持	235
第二十八章	不列颠群岛	241
第二十九章	伊比利亚半岛和斯图加特	248
第三十章	德国及其北部国家	251
第三十一章	向北出发	260
第三十二章	1927 年夏天	268
第三十三章	回到巴尔干半岛	273
第三十四章	保加利亚和君士坦丁堡	279
第三十五章	希腊、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	284
第三十六章	1928 年夏天	292
第三十七章	德国的大学	297
第三十八章	巴尔干半岛陌生的一面	306
第三十九章	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巴尔奇克	312
第四十章	重访海法——发现大马士革	320
第四十一章	伊拉克和伊朗	324
第四十二章	波斯的中心	332
第四十三章	1930 年，印度和缅甸	343
第四十四章	重返远东地区和夏威夷	349
第四十五章	回到故土	358
第四十六章	改变节奏	374
第四十七章	阿德里安堡——神秘的土地	383
第四十八章	欧洲的新努力与新胜利	389
第四十九章	加快步伐	400

第五十章	云雀回乡	406
第四部分 锦上添花		
第五十一章	人与自然之灾难	427
第五十二章	印度——不可能的任务	440
第五十三章	澳大拉西亚——结束工作	460
第五十四章	云雀飞向天国	468
第五十五章	尾声	479
注释		487
地名索引		533
总索引		546

第一部分 开端

第一章 开端

3

19 世纪和 20 世纪更迭之际，美国国内一派繁荣景象，美国国民深深地陶醉在这种氛围之中。他们充满自信，富有闯劲，在他们看来，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片充满活力、崇尚冒险、纯洁天真的国度。

此时的美国仍然是一个保守的国家，人们遵循着传统的生活方式。科技的发展并没有改变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煤油和煤气是房屋的照明原料；马车是人们的代步工具；裙撑和高跟纽扣鞋是时尚女士的最爱；一捆柴火要花费两美元；福音传道者涌入城镇，宣扬救赎之说；伊利铁路公司向货轮发起了冲击；城市中铺设了电车轨道；远洋轮船满载着移民、商人和游客，定期往返于各个海域。

当时，年轻的女子要么已经结婚，要么正在琢磨自己的婚姻；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园艺、刺绣和家政。然而，有一位女子却不一样，她跟司机并排坐在一辆实验汽车里，汽车飞速地穿行在法国乡镇，他们正在测量汽车的最高时速。那一年是 1902 年，这位女子就是玛莎·鲁特（Martha Root）。

玛莎·鲁特的家乡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北角的剑桥斯普林斯，她有许多亲戚，他们居住在剑桥斯普林斯的各个街道和村落，他们有些做生意，有些在当地开商铺，有些管理农场。但是，玛莎却远离故土，奔走他乡。她天生喜欢冒险，经常从一座乡镇走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大洲迁至另一个大洲。但是，她不

是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四处旅行，她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旅途中的任何信息都是她的素材，经她整理后刊登在报纸上。她报道的内容十分广泛，比如赛车、住过的私人小旅馆、时尚、法国厨师、园艺等。一切都跟她的工作有关，一切都是她的兴趣所在。这就是她全部的生活，这种生活给她带来快乐，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玛莎虽然离开了家乡，但是她并没有放下家乡。她热爱自己的家人，热爱亲友，热爱家乡的小镇。每逢合适的机会，她就会回到故乡“斯普林斯镇”。可以说，她独自一人承担起了家乡的对外联络工作，但凡有机会，她就会撰写关于小镇的文章。可惜，她的好心并不是每次都能换来好报。当亲友和镇上居民认可她的成就时，他们就如海洋般把她推到波浪的浪尖；而当她的信仰同他们的固有观念发生冲突时，他们就把她摔到谷底。

这位出身普通家庭，后来成为了一位记者和冒险家的女士是谁？这位听到了巴哈欧拉信仰，从此学习巴哈欧拉信仰，恪守巴哈欧拉教义，并向全世界宣扬巴哈欧拉教义的女士是谁？是什么力量促使她出色地为圣道服务，死后获得了巴哈伊信仰最高荣誉——圣辅的称号？为什么她对巴哈欧拉教义有如此强烈的回应？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她历经千辛万苦，翻越雪山，不惧革命斗争，不顾瘟疫、滑坡和地震，不管风吹日晒，心中却饱含着对全人类的爱！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不停地驱使她到人生地不熟的偏远地区传导，直到生命的尽头？

玛莎的父亲是提摩太·T. 鲁特（Timothy T. Root），大家都管他叫 T. T.。父亲对玛莎的影响非常大，玛莎的身上体现了鲁特家族的许多特点。T. T. 鲁特是西尔韦斯特·鲁特（Sylvester Root）之子。1818 年，西尔韦斯特·鲁特同兄弟丹尼尔（Daniel Root）一起在如今的宾夕法尼亚州克劳福德县剑桥斯普林斯镇买下了一块地。他们跟另外一个家族——伯查德（Birchard）家族是这里最早的居民。

他们祖先的名字起初为鲁茨（Roote 或 Rootes），最早来自

法国诺曼底，即塞纳河下游，后来搬迁至英格兰的剑桥。（1903年，玛莎给祖居地附近的一座桥照了一张相。此桥横跨一条河，桥身刻有“剑桥”字样。玛莎的这张照片在剑桥斯普林斯镇格外受欢迎。）在英格兰的巴德比镇，鲁特五兄弟中有三位兄弟离开了英格兰。他们当时极度厌恶战争，不愿意武力对抗查尔斯一世（Charles I）以及克伦威尔（Cromwell）议会军队中的天主教徒，于是随同一批清教徒移居国外。1640年，他们乘船来到了美国。其中一位兄弟的后代现居住在俄亥俄州的马里斯维尔县，玛莎·鲁特的出生地离此不远。另外一位托马斯·鲁特（Thomas Root），起初定居在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西部，后来移居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镇，玛莎的祖父西尔韦斯特·鲁特就是他的后代。

鲁特家族的其他一些成员则去了纽约州的布法罗城，其中有一名成员在一座富裕而著名的教堂里担任牧师。后来，他离开了自己的岗位，来到了城市最偏远的地方传教。当时，他的观念并不为人所接受，甚至一度遭到了石头和西红柿的袭击。但是，他弄来了一把街头管风琴，组建了一支唱诗班，通过这种方式，他跟城镇里的底层人群打成了一片，然后向他们进行传教活动。他不断给穷人和受忽视的人群提供援助，给予他们力量。

生活在布法罗城的鲁特家族分支中出现了一位名叫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1845～1937年）的人，他是麦金利（McKinley）总统时期的战务部长，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时期的国务卿，并且是191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以表彰他为和平而做出的国际仲裁。1923年玛莎在日本受到威胁时，他的家族同玛莎的关系才进入公众的视野。

鲁特家族的家底殷实，拥有农场主、织布工和制革工，“在当地的政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同样致力于“促进教堂的发展，将富有的居民、殷实的农场主和经验丰富的制造商同教会团结起来。他们大多数都是清教徒，恪守禁欲苦行，